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當我第一次聽到「藝術治療」四個字時，心弦震動，不禁問：藝術也可以用於治療嗎？充滿好奇。不久見到有這類課程，不多思索，便報讀了。

我是從踏進課室開始去認識這門學問，從老師的每一句說話，以及要求的工作中去一步步了解這是甚麼一回事。老師是藝術治療師，要求學生做許多繪圖、應該說是塗鴉，因為不求畫功，只求表達內心的意念，然後解釋圖象所表達的意思。

一堂兩堂，多幅繪圖之後，我發覺自己已被揭開了，塗鴉開始觸及內心深處，令自己進入反思。

由於此課程有一師一畫展，我連日來不斷構思一些代表積極、帶出正能量的畫面。一個週末的晚上，我在家裡畫了一幅面。一個週末的晚上，我在家裡畫了一幅面。一個週末的晚上，我在家裡畫了一幅面。

由於老師一再強調圖畫只需表達個人的意念，不計較美與不美，毋須理會畫工。我很快便完成了，看著黑黑顏色上的大大小小點點，想著那句：「不理好醜與技術，內心竟有無限的快樂。因為我毋須計較天燈是否夠像、夠立體，我的壓力完全釋放了。」

這時我意識到是自己接受了藝術治療！回想早前在學習繪畫的路上遭遇挫敗，一時陷入迷途之中，不斷在摸索。這種自由在隨心所欲的塗鴉，就像小孩拿著顏色筆胡亂塗，讓我擺脫了技術與評審的桎梏，得到了創作的自由，所以我感到快樂。不安就像跟天燈隨風飛到宇宙去，在我眼中只留下一盞盞天燈的光芒！

成年人有太多的規條與要求約束着，或許要我機噤會回復小孩的心態，自由地塗鴉，以釋放自己。

狄更斯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代表作之一。《苦》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代表作之一。《苦》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代表作之一。

狄更斯擅長描寫社會底層人物的悲慘生活，他筆下的苦海孤兒由濟貧院逃出來後，流落倫敦街頭，誤陷賊窟。書中所涉及的倫敦街道，正是狄更斯的童年回憶，也是我在倫敦蘇豪區(唐人街)工作的十多年間，上下班必經之處。

十九世紀初的狄更斯時代，蘇豪區陋巷密如蛛網，龍蛇混雜，移民聚居，紅燈籠滿布。這些街頭巷尾，激發了狄更斯的創作靈感。

今天的蘇豪區寧靜祥和。蘇豪廣場東面天主教堂地下室，我們經常去那裡學習瑜珈。狄更斯年代，教堂原址是妓館。沿廣場向南走的一街一巷「藝廊」，曾展覽曲磊磊《林海雪原》作者曲波之子的一「傑作」；他利用血淋淋的女人衛生巾，顯示中國「文革」藝術，引起傳媒廣泛報道。蘇豪街市的水果額外便宜，下班經過總買上一大袋回家。狄更斯時代，街市專售來路不明的賊贓。

街市樓上依然有「二樓一鳳」，窗台擺着迎客紅燈籠，嬌艷神秘。樓下偶爾有人拉客「偷窺」；僅花一英鎊，將眼貼近屋門小黑洞口，看到穿性感內衣的胖婦，無精打彩地扭腰。

狄更斯成為內地傳媒近期熱門報導專題，三聯《生活周刊》更派記者赴倫敦「尋找狄更斯」。可惜，記者將狄更斯寫成「偉大的物理學家」；將倫敦今夏舉辦的奧運會寫成「世博會」，文章不堪入目。

乙兩字來幫助記錄丙字的讀音，當中甲乙兩字最好選常用字。例如「東」字是「德紅切」，你掌握了反切的方法，知道德和紅兩字的讀音，就能導出東字的正確讀音。反切法的毛病是當甲乙丙三字之中，任何一個字的字音有變，這個反切的記錄就失效。

今天中國數以億計的小學普通話課時不要先學反切，事實上大家都用漢語拼音方案，這個借用英文字母的記音辦法，效率比反切高得太多。既然學普通話不必用反切，為何學廣府話要用？

我們每一個人初學數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或者呼爹喚媽，不管你老家何處，用何方言，不都是由父母、長輩或兄姊反覆講，你不斷聽麼？何勞拼音符號、何需反切？二十一世紀錄音設備普及，學生可以多次重複聆聽標準的讀音，聽得多就能靠耳尖分辨。最重要是有廣府話嫻熟的「老師」指導，例如如有小孩會將「自己」錯讀「忌己」，家長都有能力即時糾正。

中文大學雙慶教授致力研究粵方言，是我們作家協會的前輩，他說「人人都識的字不用查字典。比如說「智慧」讀如「志畏」，不可讀如「志胃」，選用查字典，論反切嗎？當然，若要數以萬計的香港學生都學反切，倒可以為教育界創造新職位。

最後，來個答非所問。要學好廣府話，可以按雅俗來分。想學偏僻的「骨子」談吐，要多親近有學識、有教養的粵籍長者，想學通俗的「佻皮」用語，則要多接觸不同階層，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都不必迴避。

廣州來客垂詢，問及字書詞典裡面所列的「反切」，對學習廣府話的用途有多大。

先談結論。學習普通話無需反切。現時香港有些語文教師半通半騙中學生、小學生學反切，實是消耗其青春、浪費其生命。

今天一般工具書記載的反切，主要以宋代重修的《廣韻》為據。其實際用途，是給中等程度以上的入研究不同時代漢語語音演變，以考證一些廣府話(或其他方言)口語詞的本字，這樣才有重大的參考價值。每一本用傳統方法編的詞書，第一個字必是「一」，其反切是「於悉切」，按這個中古時代的反切來導出今天廣府話的實際讀音，就只能讀「一」如「益」。可以嗎？足見「借反切學廣府話」是何等荒謬。

古代沒有錄音設備，教授和學習口語，唯憑口耳相傳。用文字記錄則算直音法，即是一個讀音完全相同的字來標記。問題是必同音字可能不存在，用別字來記音亦未必方便，用音近字更足引致誤讀的根源。需知字音常變。例如常用字「紅」與「江」，《說文解字》都說「工聲」。但今天「紅」與「工」押「農工韻」(平水韻屬「東」)，「江」押「康莊韻」(平水韻屬「江」)。

後來佛敎傳入中國，前賢借助梵文這個拼音文字的特點，發明用反切法來記錄漢字的讀音。辦法是用甲

乙兩字來幫助記錄丙字的讀音，當中甲乙兩字最好選常用字。例如「東」字是「德紅切」，你掌握了反切的方法，知道德和紅兩字的讀音，就能導出東字的正確讀音。反切法的毛病是當甲乙丙三字之中，任何一個字的字音有變，這個反切的記錄就失效。

乙兩字來幫助記錄丙字的讀音，當中甲乙兩字最好選常用字。例如「東」字是「德紅切」，你掌握了反切的方法，知道德和紅兩字的讀音，就能導出東字的正確讀音。反切法的毛病是當甲乙丙三字之中，任何一個字的字音有變，這個反切的記錄就失效。

今天中國數以億計的小學普通話課時不要先學反切，事實上大家都用漢語拼音方案，這個借用英文字母的記音辦法，效率比反切高得太多。既然學普通話不必用反切，為何學廣府話要用？

我們每一個人初學數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或者呼爹喚媽，不管你老家何處，用何方言，不都是由父母、長輩或兄姊反覆講，你不斷聽麼？何勞拼音符號、何需反切？二十一世紀錄音設備普及，學生可以多次重複聆聽標準的讀音，聽得多就能靠耳尖分辨。最重要是有廣府話嫻熟的「老師」指導，例如如有小孩會將「自己」錯讀「忌己」，家長都有能力即時糾正。

中文大學雙慶教授致力研究粵方言，是我們作家協會的前輩，他說「人人都識的字不用查字典。比如說「智慧」讀如「志畏」，不可讀如「志胃」，選用查字典，論反切嗎？當然，若要數以萬計的香港學生都學反切，倒可以為教育界創造新職位。

最後，來個答非所問。要學好廣府話，可以按雅俗來分。想學偏僻的「骨子」談吐，要多親近有學識、有教養的粵籍長者，想學通俗的「佻皮」用語，則要多接觸不同階層，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都不必迴避。

乙兩字來幫助記錄丙字的讀音，當中甲乙兩字最好選常用字。例如「東」字是「德紅切」，你掌握了反切的方法，知道德和紅兩字的讀音，就能導出東字的正確讀音。反切法的毛病是當甲乙丙三字之中，任何一個字的字音有變，這個反切的記錄就失效。

乙兩字來幫助記錄丙字的讀音，當中甲乙兩字最好選常用字。例如「東」字是「德紅切」，你掌握了反切的方法，知道德和紅兩字的讀音，就能導出東字的正確讀音。反切法的毛病是當甲乙丙三字之中，任何一個字的字音有變，這個反切的記錄就失效。

今天中國數以億計的小學普通話課時不要先學反切，事實上大家都用漢語拼音方案，這個借用英文字母的記音辦法，效率比反切高得太多。既然學普通話不必用反切，為何學廣府話要用？

我們每一個人初學數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或者呼爹喚媽，不管你老家何處，用何方言，不都是由父母、長輩或兄姊反覆講，你不斷聽麼？何勞拼音符號、何需反切？二十一世紀錄音設備普及，學生可以多次重複聆聽標準的讀音，聽得多就能靠耳尖分辨。最重要是有廣府話嫻熟的「老師」指導，例如如有小孩會將「自己」錯讀「忌己」，家長都有能力即時糾正。

中文大學雙慶教授致力研究粵方言，是我們作家協會的前輩，他說「人人都識的字不用查字典。比如說「智慧」讀如「志畏」，不可讀如「志胃」，選用查字典，論反切嗎？當然，若要數以萬計的香港學生都學反切，倒可以為教育界創造新職位。

最後，來個答非所問。要學好廣府話，可以按雅俗來分。想學偏僻的「骨子」談吐，要多親近有學識、有教養的粵籍長者，想學通俗的「佻皮」用語，則要多接觸不同階層，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